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5月31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小宁

去有风的城市

□元初

前些时候，好友从广州来潍坊散心。在火车站接到她，刚落座还来不及叙旧，就听她急吼吼地说：“去你们那个放飞场，我要去放风筝！”于是，安排好的接风大餐变成了路边火烧铺。我俩一路向北狂奔，到了滨海风筝放飞场，已经是下午四点。周末天气晴好，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在附近露营，放飞场上到处都是欢乐奔跑的大人小孩。

临近傍晚的放飞场，风力依旧强劲。我们带了一只拖着长长尾翼的三角风筝，跑了几个来回，大喘着粗气，终于将风筝送进了漫天飞舞的风筝队伍中。我们坐下来，好友默契地递来一只耳机。我们都没有说话，抬头看着天空，耳边传来悠扬的曲子。

风很大，吹起了我们散落的头发，有细小的沙尘迷了眼，痛到眼泪都流出来。

我们曾经都很讨厌风。北方的城市，冬天的风如刀割，吹裂了手脸，留下了冻疮。春天的风并不比冬天温柔，常常裹挟着风沙，横扫一切地吹过田野和村庄。好友家离学校大概四公里，如今看起来并不远的距离，当年需要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，穿过坑坑洼洼的土路，从村子走到镇上。有一年春天，风格外大，吹折了杨柳，也吹倒了奋力骑自行车上学的好友。等她从沟里爬起来，顶着风一步步走到学校，第一节课已经过去了一半。老师很生气，罚她去走廊里站着听课，等下一节课她回到座位上，我看到她脸上的黄土以及被泪水冲出的两道白痕。

“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破地方！”好友咬牙切齿。后来，她果然去了远离家乡的南方上大学，毕业后不顾家人阻拦，又去了更远的南国之都。她给我寄来红豆，寄来鲜花，寄来咸甜的特产。我猜那里的气候一定是温和柔润的，因为好友说话的嗓门都小了，少了凛冽的北风，人都变得温婉许多。再后来，她在广州定居、成家，将年少时许下的梦想一件件变成现实。

直到上个月，我听到手机那头的她语焉不详地说着职业困境、家庭危机，说着一人在外的孤独，说着说着，竟又说起了年少时直面的大风。接着，她便定下了来潍坊的行程，一如从前南下那般坚决果断。原本我以为见了面，自有一番衷肠诉说。可来了的几天，除了放风筝，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旅人，穿梭于大街小巷，感受风土人情。逛非遗文化馆的时候，她买了一只袖珍风筝，还不如巴掌大。我问她，这么小的风筝，风一吹就看不着了。她说，不要紧，想放风筝的时候，就把风筝放在电风扇前面，风筝飞起来了，也不会看不到。

临行前，我送她去机场。她盯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树，说：“广州的回南天非常潮湿，到处都湿漉漉的，风都是迟钝的，因为全是水汽。日子就跟在水汽中泡着的纸一样，摸上去干了，可永远都皱皱巴巴的。”说完她沉默片刻，忽然笑起来，“哪像北方，风都要把头发给你吹掉喽”。

我看着前方的路，紧握方向盘。我从未问过她是否后悔去广州，潍坊离家乡只有137公里，但她没有提过要回去。家人离得那么近，却又那么远。

到了机场，她紧紧拥抱了一下我，紧接着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航站楼。她给自己放了几天假，放纵自己离开所有的烦恼。现在，她要回去面对了，面对潮湿的天气、恼人的职场、危机四伏的婚姻以及不确定的未来。即便是皱巴巴的人生，也要咬紧牙关继续走下去。

好莱坞有个专门的电影类型，叫中年危机。电影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人到中年，身心俱疲，只想逃离家庭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主人公最后总能明白人生真谛，最后回归家庭，皆大欢喜。以前理解不了这类电影，现在我自己反而成了其中的一员。岁月带来的不只有阅历的增长，还有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的勇气。我们总要接受自己，接受现实，然后去面对现实，面对未知。

中年不是人生终点，也没有哪一部法条规定人到中年就必须活成什么样子。旅途亦有停下歇脚的时刻，中年又何尝不可停下歇脚。所以，去有风的城市，尽情地放一次风筝吧。在风中奔跑，在风中思考。在风中，不管是停下脚步还是反复徘徊，都是被允许的。让风去抚平那些因水汽浸润产生的折痕，让风吹散那些因困顿迷茫而产生的不安。再次回归现实时，希望我们

可以从容地对自己说，但行前程，莫问归路。

天气向晚，是给园子浇水的时刻。那些茄子、黄瓜和豆角，晒了一天，叶子垂落着，甚至叶茎上的毛刺也不再挺立。马上就要黑天，天空中没有云，也没有晚霞，只有团团羽毛似的沉闷之热，如果再不浇水，这些可怜的蔬菜就会死去。

水井到菜园215步，两只水桶重50斤。父亲说，要浇30桶水。我的脑子一片混乱，水桶灌满了冰凉的水，井绳吊着水桶像一颗喘息着的心脏，一米一米向上拨，几乎每拨一米，我都要咒骂一句这些该死的茄子、黄瓜。当年，我十二岁。

父亲思虑再三，打算自制一个压水井，一个离井口200多步的压水井需要一根长长的水管。当年的父亲像一个地雷兵一样，在我们的院子里东刨西挖，寻找德国人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。我家分到的这处家属院是老胶济铁路的站舍，是一座当年德国人建的仓库，房子像个城堡，四周围用白石头垒起来，看不到水泥的痕迹，好在石墙宽厚，像一个肌肉男一样粗犷。后来，我在上海的湖南路附近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房屋，当时我站在街上久不能言——我家的房子跟这里的房子同出一宗，甚至屋后的法桐都长得相似。我们房子的石墙上面搭着黑红粗大的松木房梁，这些房梁撑起那些细小的红色瓦片。院子很大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东面的一处房屋被推倒了，断壁残垣上生着各种杂草，杂草中间零星地开着紫色喇叭花。夜晚，那里是野猫与昆虫的居所。很多个夜晚，人们围在生着艾草的篝火旁讲一些遥远的事情。我则倾听着各种虫鸣，想象着它们的居室里是否也钻得进夜晚的星光。

迎着夕阳的父亲不知疲倦地挥动手中的镐头，最后，他终于找到了德国人埋下的水管。父亲干得更加起劲，一米一米将水管从地下挖出来。铁管内壁锈蚀严重，父亲乐观地说，这不算什么，等压水井成了，这些铁锈自然就会被冲掉。

我每天放学后，依然重复着浇水的繁重工作。然而，我一天30桶水，似乎根本解决不了它们的饥渴问题。为了偷懒，我用水瓢一棵一棵为它们“精准”施灌。但是，一些蔬菜还是在无情地枯萎。

经过十几天的挖掘与试验，父亲有别于他人的压水井诞生了，当带着红黄铁锈的水流淌出来时，我高兴得无法形容。我狠狠地踢了一脚扁担，发誓再也不要让这东西压在我的肩头。

可惜，水流细小，而且由于距离太远，压水井的压力太大，我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下去才能挤出一滴水流，扁担发出了嘲讽的笑声。我赌气不认输，权当要锻炼我的臂力。不过，其间发生了一件悲剧，母亲压水时，由于她的力量太小，手柄弹跳起来正打在她的下巴上，流血不止，缝了好多针。

盛夏时节，井水开始枯竭。父亲让我下去挖井——因为没有升降设备，我身体轻，可以顺着井绳下到井下。父亲将绳子捆在我腰上，他拉紧绳索，将我慢慢放下去。井下阴冷而潮湿，手电照在井壁上，可以看见青苔上沾着水滴。井里传来幽远的风声，那是世界另一头发出的喊声。绳子垂到一半，我忽然掉了下去，绳子断了，我直接跌入冰凉的水中。父亲在井上大喊，我从浅浅的井水里站了起来，冰凉的水让我赶紧爬到井边的石头上，我紧紧贴着井壁，牙齿打颤，手电熄了，四周一片黑暗。那一刻，许多关于地底的神话突然冲撞出来，我吓得几乎要昏过去。抬头，井口很小，夏日的阳光打在井口的树叶上，一些像氧气一样的气体沉入井下，我看到头顶慢慢垂下来的篮子，于是我知道，我还活着。

我将井下的枯树枝装进篮子，父亲将篮子拉上去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我沉在井底——说实话，井里很干净，没有传说中的宝藏，但也没有蛇虫和不见底的溶洞。井水少得可怜，也就是说，我和父亲在做无用功。井水就要干了，我们快没有水了。

父亲异常焦急，忙了这么久，如果没有水了，我们的菜园子咋办？我们家喝水咋办？

后来，父亲单位成立了送水队，从几十公里外的水库给我们送来了水。我们的小菜园有救了。我们也有了干净的饮用水。这事，过去三十年了，我依然清楚地记得，送水车停在大院里，夏日的夕阳洒在送水车上，威武而迷人。

曾经的菜园

□高玉宝